

秋风沉醉下的水西



鸟儿在水西村里悠闲漫步。

刘伟文 摄

何美琪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一年中最有诗意的时节，悄然而至。天空高远，铺起无边的湛蓝，丝丝缕缕的白云飘着，宛如绣在裙裾上的银边。

风吹来秋的味道，引诱着放飞的心。一个阳光妩媚的周末，与好友燕子、小玲直奔水西。水西村位于炎陵水口镇，距县城27公里，不到半小时车程。这几年水西村发展势头很好，头顶着“湖南省卫生村”“湖南省美丽乡村治理示范村”“湖南省美丽河湖”“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等诸多光环，周边还有叶家祠、桥头江家等红色景点加持，成了远近闻名的乡村振兴网红打卡地。沿106国道行驶至水口镇拐进去，几分钟就到了村部。村道宽阔平坦，干净整洁，小院错落有致，依偎在山水间，颇有江南小调的韵味。路边的稻子吸饱了

阳光，金灿灿的，一条条田埂，像柔软的花线，穿插在金色的田野。清澈的河流绕村而过，岸边大树参天，郁郁葱葱，好一派生动美丽的水墨画卷。

漫步河边鹅卵石小径，一排排枫柳站成风景。树干笔直，足有二三十米高，舒展巨大，绿荫如盖，树皮呈灰褐色，很有沧桑感，开始以为是古树，一问才知不过几十年树龄，枫柳生命力旺盛，到处安家落户，特别低调亲民，除了作为景观植物，还有医用价值，用树皮煮水，可治上火牙疼。难怪杜甫用了“落看出群”来形容它。枫柳的花很别致，底部橙红，花瓣明黄，色泽艳丽，一串串垂悬下来，在微风中摇曳，像美丽的流苏，极其优雅古典。

大树就是鸟类的天堂。各种不知名的小鸟在枝间跳跃、歌唱，比试歌喉，时而急促，时而悠长，清丽婉转。淋着浓荫下滴落的鸟鸣，我们踏歌而行。忽然眼前一亮，一红衣少女正

在荡秋千，秋千架在粗壮的枫柳枝上，旁边一人用力往前一推，少女白皙的赤足掠过水面，高高荡起，又俯下，再扬起，风吹动长发，衣袂飘飘，宛如仙女。少女快乐地尖叫，银铃般的笑声撒落水面，激起阵阵涟漪，一群人正围着她拍照，录视频。看来这个名声在外的网红村，并非浪得虚名。

欢笑间，对岸传来悠扬的客家山歌，将欢乐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男）：“啊溜多喂，捱登（客家话，我们）放开喉咙唱山歌嘞，山歌唱来丫哇（丫哇：野话，粗话）多”。

（女）捱登山里客家多，客家银喜欢唱山那歌。

（男）：你唱捱喝洒洒（洒洒：人人）唱。

（男女齐）：唱过高岭唱过呀河，唱出老妹姜又姜（姜：靚）罗，唱出阿哥好衙那索溜喂……

吃亏是福

徐静

昨晚，梦到了奶奶。自她走后，我极少梦到她，许是她心疼我，连梦里也不舍得让我担心。我成长的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奶奶算头一个，因为自小跟她睡，到了初中、高中、大学都是跟她一间房，一人一张床。读书看报，待人接物无一不受她的影响。

出生于1934年的奶奶是那个时代的女高中生，且是家中独生女，受过良好的教育。自我记事起，她每日必看“新闻联播”，坚持读报，对国际、国家大事都十分关注。她还喜欢看一档叫作《寻情记》的节目，平日言语不多的她在看这档节目时定会根据节目内容发表自己的看法，或是为亲人团聚而落泪感慨，或是为家庭矛盾的争吵而长吁短叹。她常说“吃亏是福”，她的一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某日午后，我一人在院子里玩耍，忽然进来一个“讨米人”。家里只有我一人，父母和奶奶都在菜园忙活。我见惯了平日里奶奶对他们的客气，便学着她的样子让来人在院子的小板凳上坐着，先进屋端来一杯水给他，随即要他在院里等，我去菜园把大人叫回来给他舀米。我只记得“讨米人”看到奶奶一再鞠躬说，不给米的见得不少，可从来没见过主人不在家，还专门跑回来给米的。晚上，父母知道后，责备我就这么让陌生人进家门，吃了亏怎么办？奶奶笑呵呵地说：“吃亏是福啦！她今天发善心也是在积福啦！”于是，还未上小学的我记住了“吃亏是福”。

9岁那年，我患眼疾。父母带我前往广州、长沙等多地求医问药，未到过大城市的我，一下车在各个车站看到那么多乞讨的人，便遇到一个给一个，自己的零花钱没有了还问母亲伸手，要她施舍一点。那时母亲总是一边抱怨：“你看病还要花好多钱呢！”一边从衣兜里拿出一张给我。后来，母亲把我这些事当作笑话说给奶奶听，奶奶知道后，对我说：“这世上，能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人就是好人，遇到别人有困难，还能帮人的更是好人。”

平日喜欢安静的奶奶，每年“双抢”时节，总会和母亲一起主动“请客上门”，备上许多好酒好菜感谢那些给家里帮忙“双抢”的人。家族里父辈的亲戚大多住得近，吆喝一声来帮忙做农活很是方便。我不解地问母亲，为何每年都“舍近求远”找这几个叔叔帮忙？母亲说，这些来帮忙的都是村子里的单身汉，平常一个人住，吃饭就是随便解决或是哪家喊就去哪家。来我们家帮忙，一则你奶奶除了给工钱还给香烟；二则你奶奶给他们准备的伙食最好，他们忙完能吃顿好的；三则忙完“双抢”，你奶奶还会把他们的要缝补的衣服拿过来帮忙补了。

记忆中关于奶奶的小故事还有很多，她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益一辈子……



胡红拴

只是时间长短而已
除此之外，我知道，我全部的知识不够解释一切

也许是冥冥中的安排，也许是性格脾气相投的缘故，书生意气，机缘巧合，缘分的酒，也就在我与胡伟的碰撞中，一次次碰出火花，融入了我们的血脉和文脉，当然，更融入了我们倡导并力行从事的生态地学诗歌的创作与研究当中。

胡伟是老友，特别是我们对生态地学诗的深爱，交流话题和诗文自然就更多了起来，诗心的同步，也就让我俩的心距被一次次拉得更近。我十分佩服胡伟旺盛的精力，特别是他这个《生态文化》主编在兼了《中国林业》杂志主编后，繁重的工作之余，文脉的血似乎更加澎湃汹涌，创作的激情似乎也更加高涨，诗，仍然是每天一首甚至多首，文，仍然可以时常见诸报刊，似乎他手中的键盘荧屏会长上翅膀，会飞向太空，会连接上他那些在长空飞翔着的诗行。比如发表于《北方文学》2023年第2期，《辽河》杂志《2023中国年度诗歌大展》作品选（九）选登的那首《我全部的知识不够解释一切》：

我熟悉地球上的群山和花园
我熟悉这反反复复的人间
我熟悉几乎天天见面的太阳和月亮
我熟悉晚上头顶白色的大河和无数星辰的影像

我不熟悉太阳的边缘
我不熟悉银河的飞盘
我不熟悉和银河一样螺旋的飞盘
我不熟悉黑洞
我不熟悉远处弯曲的未知

在深深处，我不知道遥远的未来
我只知道统一性
我在地球扔出一个石子
我知道它必然落在前方
所有的东西，都会如此，归到一方

我看见光照亮大地
事物明亮又出现阴影
我离不开光的揭示
在四周的树木、开放的花朵和空气中吹拂的微风中
找到生活的意义
……
和光同尘，不是一句空话
即使在黑夜，依然还有月光
我和光不能分离，等于我和世界上的
一切
哪怕几株小草，几涔小河，几座山峰
不能分离
是阳光在我内心深处
点燃了生命的柴禾

司空见惯的光，在胡伟的诗眼里已被人格化，它被胡伟赋予了人的特征，使其具有了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事实上，万物一理。生态，不仅仅是人乃至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也不仅仅是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自然万物间的相互作用、互相依赖，互相背叛，互相制约共生，何尝不是生态呢。于是，胡伟的

伴着歌声，河面飘来小小的竹排，穿着蓝底白花土布衫的客家妹子，正立在竹排前唱山歌，歌声把河水唱媚了，也把我们唱醉了。此刻，人与树、与光、与云、与水皆融为一体，画面如此和谐自然。“咔嚓、咔嚓”，岸上的人赶紧用镜头定格这份美丽。

沿河边继续前行，有人在浅处戏水，有人在静静垂钓，行至转角有一处休闲长廊，一些游客正坐着小憩，或谈笑风生，或观景拍照，或刷看手机，皆闲适放松，怡然自得。长廊尽头，有个宽坦的草坪，有人自带了水果、面包、麻辣等零食，席地而坐，吹着清爽的河风，沐浴着秋日暖阳，尽情享受慢生活。远处飞来一群麻雀，也不怕生，叽叽喳喳地落在草坪里觅食，平添了几分生趣。“哇！快看！”燕子兴奋地指着对岸河滩惊喜地叫道。我顺手望去，见几只优雅高挑的白鹭，正伸着硕长的脖子，迈着细碎的步伐在从容觅食。旁边几头黄牛在低头吃草，它们互不干涉，悠然自在。水西还真是处处有美景，时时有惊喜呀！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时近晌午，肚子咕咕叫了，我们循香而至，发现村委会旁边有一家“水西民宿”，香味正是从那里飘来的。进去一看，里面客朋满座，吃得正欢。我们点了土鸡汤、小河鱼蒸辣椒灰、小白菜。菜一上桌，也顾不上淑女形象，敞开了吃，只觉鸡汤鲜美无比，小鱼干香辣可口，本是几道简单家常菜，却吃得我们口齿生香，念念不忘。后闲聊得知，老板叶贞安是本地人，四十多岁，以前一直在外面打工，做过餐饮，前几年返乡创业，在青山绿水中看到了商机，将家中一栋三层楼房改造成乡村民宿，依托水西美丽的自然风光和良好生态，还有“桃”醉天下的炎陵黄桃，前来观光避暑的游客络绎不绝。加上叶贞安炒得一手好菜，食材又新鲜，生意自然好。闲暇时间，他就和驻村工作队队长刘伟文去拍风景、美食及民俗，刘伟文坚持拍鸟十多年，是炎陵“拍鸟第一人”，说起鸟儿，两眼放光，如数家珍。他在水西拍到过鸬鹚、白眉鸭，白颈鸦、白鹭、须浮鸥、黑翅长脚鸭，据说还拍到过天鹅，他们精心制作成短视频，发到网上，圈了很多粉丝，为助力水西村发展奉献才智。

昔日名不见经传的水西村，已走出一条“以农促旅，以旅带农”的农旅融合发展之路，成了既有“颜值”又有内涵的“网红村”。在叶贞安这些新时代农民身上，我们看到了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看到了广阔新农村的美好前景。



诗笔下，《天空之空》也就“诞生”了。

天空之空犹如海洋
太阳、地球、月亮和星星
是游动的鱼
我们在鱼身上，建筑一个小世界
世界如鱼鳞
……
我们在自己活动的地方
经历生死时光，像一道一闪而过的微光
所有的生命，只是一段此起彼伏的旅程
一段接力，完成一个DNA存在的历程

读到此处，心中似乎有了澄明般的禅的亮光，空即是实，实即是空，“经历生死时光，像一道一闪而过的微光/所有的生命，只是一段此起彼伏的旅程”。读过胡伟发表在《沧州日报》上的一首诗，名字叫作《在力量的缝隙》，诗眼与意念、诗语与哲言，以自然诠释自然，“生态的觉悟/是一个新的世纪”：

世界上唯有有力是物质的性质
那山那水，那云那风
真实而藏力
巨大无边的力举起世界
构造位移
又构造出变化的时间

在力的缝隙，人蓬蓬勃勃
和自然，磕磕碰碰
生态的觉悟
是一个新的世纪

自然乃至整个苍穹间，物体与事物往往环环相扣。正如泰戈尔在他的《飞鸟集》中所说，总有一天，我要在别的世界的晨光里对你唱道：“我以前在地球的光里，在人的爱里，已经见过你。”胡伟诗眼中的光，诗心中的爱，于他的诗行里源源不断地播撒着爱和思想的光芒。



夜色下的渔业村望江楼。

刘本楚

桂香菊黄艳阳天，
渔村楼头江流烟。
遥望秋色山水静，
风光美景醉心田。

握手渔业村村支书杨文武于村阁望江楼头，伫立眺望，满眼风清气朗，流光溢彩。村院绿树葱茏，杨柳依依，池水清流，风吹波荡。画船灯桨闪烁，珠帘玉润窗格，船头少女，腰肢闪动，秀发柔舞，鲜嫩脆亮的笑声，晃荡出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再看白墙青瓦，楼宇阁廊，飞檐翘角，雕梁画栋，瑶乡民族风情如细浪流淌其间。流连民族文化广场与接待中心，彩旗轻舞，空旷雅静；步入渔俗文化与沅江记忆博物馆，物象神韵，实景珍奇，千年阴沉木精雕细刻，万古奇石形态自然，神工天成，栩栩如生；登上山水舞台与景观楼头，“一览众山小”，天地万物，尽收眼底；漫步露营地与观鱼码头，更是碧波清澜，浪花闪烁，景情耀耀。一条玉带沅江，推波排浪而来，流经位于沅江中游的辰溪县仙人湾瑶族乡渔业村头，两岸群峰叠嶂，秋色层林尽染。值此，宽阔的江面河场与长浪清流，轻轻跃进了我记忆的长河。

20年前，我来到渔业小村，那是来看望今天的杨书记父母的。作为当时的文学青年，我与文武弟有过神交。正是他任国营磷肥厂办主任时，邀请我到厂里对全厂青年职工进行文学创作培训，而后来他家的。

正值午后时分，沐浴着秋阳，我们徜徉河岸，谈文学创作，说《青春之歌》，想人生征途，踏浪花飞溅……正当兴致浓厚之时，我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到了江面的渔船上。

小小渔舟归晚霞，荡桨收网柳荫下，鲜活跳闪船舱满，竹篙点水破浪花。我们看到满河的渔船，从下游溯江而来，从上游顺风而至。桨荡千重波，浪开万朵花，风送江流曲，船灯照渔家。收篙挂桨，登岸归家，点燃柴灶，小酌轻唱。

紧紧偎依在河岸的两排矮小木屋，在夕阳的辉映下，俨然一幅沧桑的油画，这便是渔业村民的岸上归宿。室内简易木床，花格土布铺盖，板凳小桌，粗糙简陋。我们坐定火塘，小桌已摆上热气腾腾的满满四碗，青椒炒小鱼、水煮红南瓜、黄豆酸辣椒、青菜猪油香。文武的父亲捧出满腔的情意，把我的酒杯斟得满满，其母亲又端来了满罐的清香，并热情地夺过我的饭碗，把鸡肉和汤盛得满满。原来文武早有安排，将家中唯一的一只老母鸡杀了炖汤。那份慈父慈母的真情怀怀，汩汩地灌进了心窝，久久地滋润着我的心田……

把稻种在船上，把菜种在船上，船是田园、船是大地、船是泥土、船是山林的日子，已消失在遥远的梦中了。

2019年9月以后，党中央决定，对长江流域实行全面禁捕退捕，渔业村全面落实10年禁渔计划，辰溪仙人湾瑶族乡渔业村69只专业渔船、50只副业船只在全省率先完成船只拆解和捕鱼工具回收焚烧任务，全村渔民100%正常上岸，彻底告别百年渔民以捕鱼为生的历史。渔业村的典型经验得到了国务院督查组的充分肯定。从此，渔业村变了。

今天，渔业村的领航人，紧紧抓住文化振兴的主脉振兴乡村，把民族文化文化高悬于亭台楼阁、飞檐翘角，将传统文化的文脉灌进民心，滋润心灵，创造性地打造了众多传统而新奇的特色景观。通过举办渔村鲢鱼节、瑶乡盘王节、瑶乡山歌节、瑶乡美食节、乡土文化节、奇石联谊会和民族团结进步篝火晚会等文化旅游活动，不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仅在2023年，渔业村成功举办了各项文化活动38场次，营业收入突破70多万元，集体经济纯收入已达10万多元。全省唯一袖珍渔业村的487人正奔跑在文化兴村、旅游创业的坦途上。

十年奋斗坎坷路，心血和泪铸新篇。杨文武出任渔业村支书至今已13个春秋了，完成投资2000多万元的村院建设，眼下，依然在快马加鞭。他感叹不已而又充满激情地对我说，下一步，他们将在各级党政部门领导的鼎力扶持下，着力打造水上文化景观，决心从溁浦大江口至辰溪大淤潭电站，开通“百里画廊”的水上旅游线路，构建沅江中游的一山一奇观，一村一风景的沅江旅游线路，勾画出波绘山乡景、村容荡波澜、浪花开秀山的风流奇观。

是呀！沅江中游的“百里画廊”从千古文脉中波涌激荡而来，从鬼斧神工的自然天成而来。这条流淌千古的江流啊，澎湃着千古诗人屈原的仰天浩叹，波映着王昌龄的玉壶冰心，荡漾着沈从文的诗文足迹……我久久地沉浸在波澜壮阔的美景图画中，诗情又一次涌动心潮：雾撩江上天，楼阁飞云烟。渔业村头驻，今昔换人间。

